

資治通鑑

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六

朝散大夫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秦紀一

一起柔兆敦泮盡昭陽作噩凡二十八年

昭襄王

五十二年河東守玉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

通鑑六

上三月

僂力救切痕行兒

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墮而身死者次也名僂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厚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羸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為上客因薦於王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澤為相數月免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

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閑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曷足以郊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

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究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鯨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

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苟
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
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印則
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
弱是彊弱之常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
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
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
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
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二國之兵也兵莫
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
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劔贏
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以其戶利其田宅是其氣力

通鑑六

卷六

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
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隘其使民也酷烈劫
之以勢隱之以阨怵之以慶賞餽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
上者非闕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
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黜也故齊之支擊不可以遇
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
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
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下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
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
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
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
墮太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

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僇刃者死犇命者負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

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訶謳而樂之遠者竭蹙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燕孝王薨子喜立周民東亡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囂狐之聚 楚人遷魯于莒而取其地

五十三年穆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 楚遷于鉅陽

五十五年衛懷君朝于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為元君元君魏壻也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以子楚為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經入弔祠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為可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攻代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

自為為王也燕師至宋子趙廉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鄣敗卿秦樂乘於代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趙平原君卒

秦孝文王

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為陳利害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我寧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

秦莊襄王

上曰吾與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遷魯頃公於卞為家人

二年日有食之 蒙驁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為郡而封

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為都邑宮室極盛
三年王齒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蒙騫帥師伐魏取
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
得罪不肯還誠門下曰有敢為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
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
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
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
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
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騫於河外蒙騫遁走
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
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
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

通鑑六

七

七

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
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
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
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
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
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无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
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
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救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
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
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
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
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

陵君聞之，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无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請再拜辭罪。」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閒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末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為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晉陽反。

秦始皇帝上

元年蒙驁擊定之。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閒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闕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由是益富饒。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趙以廉頗為假相國，伐魏，取繁陽。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

三年大饑 蒙騫伐韓取十二城 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佗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

通鑑六

九

徐廣

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自隴以西有繇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距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

始大

四年春蒙騫伐魏取暘有詭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 七月蝗疫令百姓納粟十石拜爵一級 魏安釐王薨子景湑王立

五年蒙騫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初置東郡 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為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禦之殺劇辛取燕師二萬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君用之而

通鑑下

全履

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阨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日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代魏取汲 夏太后薨 蒙騫卒

八年魏與趙鄰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代魏取垣蒲 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王宿雍己酉

王冠帶劔 楊端和伐魏取衍氏 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已乃詐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



為毒國政事皆決於毒客求為毒舍人者甚衆王左右有與毒
 爭言者告毒實非官者王下吏治毒毒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
 蘄年宮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
 數百毒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毒三族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
 輕者徙蜀凡四千餘家遷太后於雍貧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曰
 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之闕下死者二十七
 人齊客茅焦上謁請諫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對
 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
 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
 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身之是安得積闕
 下哉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
 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

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
 聞之乎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
 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
 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
 衣伏質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乃爵之上
 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楚考
 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甚衆進之卒無子趙人
 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為春申
 君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而還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
 求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
 君遂納之既而有娠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
 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

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君
費用事以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
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
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
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王乃入幸
之遂生男立為太子李園妹為王后李園亦費用事而恐春申
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
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今君處
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主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
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其實主也主今病
旦暮薨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主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
孤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
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
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
王薨李園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
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
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
君入死士俠刺之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盡捕誅春申
君之家太子立是為幽王揚子瓊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
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王以文信侯奉
先王功大不忍誅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
者皆為其主遊閒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
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

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
戎孝公用商鞅之灋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
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
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
王服御者衆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
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
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
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王卒用李斯之
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
之不肯者利劔刺之離其君王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

通鑑六

十三

李斯

之中卒兼天下

齟

以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狸陽兵未罷將軍王翦相齟楊端和伐趙
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掠陽柏齟取鄴安陽 趙悼襄王薨
子幽繆王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
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 文信侯就國獻餘諸侯賓客使者相
望於道請之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
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文信侯
自知稍侵恐誅

十二年文信侯飲酖死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且曰自今
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揚子灋言曰或
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
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錐陽也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發四郡兵助魏伐楚

十三年栢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栢齮犇還趙封李牧為武安君

十四年栢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灋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

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灋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赦之非已死矣揚子灋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憂說之不合非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

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
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
李牧而還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爲質於
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獻地 代地
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圻東西百三十步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華陽太后
薨 趙大饑 衛元君薨子角立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
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
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

廢司馬尚

通鑑六

一五

吳圭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
遷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還從太原上郡歸
太后薨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犇代
自立爲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楚幽
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湣王
薨子假立 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武請西
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
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
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
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
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

丹命卒之時也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為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且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曰造門下所以奉養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

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脅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

資治通鑑卷第七

朝散大夫諫議大夫權御史大夫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秦紀二

起闕逢閏茂盡立
點執徐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搵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濼雲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匕首擿王中銅柱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荆軻以徇

通鑑十七

徐取

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 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



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二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旣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

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

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疆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墮身侈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 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

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天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

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
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臣光
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
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
無它欲其同心勳力以保家國也邇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
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二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
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二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
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
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
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
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
無謂自今以來除謚灑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

通鑑卷七

四

卷七

于萬世傳之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
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節旗
皆尚黑數以六為紀 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
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
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
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
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
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
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
宮廷中一灑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

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因蒞稽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

通鑑七

五

史記

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

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為韓報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始皇遂登之罘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墾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

通鑑七

七十五

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奴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築長城及處南越地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灑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灑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灑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王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黔首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灑令以吏為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

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

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灋孔子今上皆重灋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 遷河北榆中三萬家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陜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之罘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

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灋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灋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

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

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竒器珍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盡閉之墓中

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揚子鴻言

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漸山堙谷起臨洮擊遼
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
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
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二世皇帝上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
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
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
閒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
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
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

通鑑七

十

高祖

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
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陛下嚴饜而
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
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
陰德歸陛下害除而茲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
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灋律務益刻
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僂死咸
陽市十公主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
子將閻民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
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灋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
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
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

死
也托
也

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犇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忿怨乃殺將尉

通鑑七

七

陳

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爲



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瀆害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君幸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

卷七

十二

歲次

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至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

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鬪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

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劉邦字季爲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旣而季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

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

兵灑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音。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軍。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

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僖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僖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為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

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各為王各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各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各為魏王市為魏相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資治通鑑卷第八

月 馮去疾諫議秦權御史丞充璽使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秦紀三

起昭陽大荒落盡
闕逢敦牂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戰破之今
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周章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
之復走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
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
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
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

道

徐彥

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
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
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
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郊章
邯別將擊破之鉅人伍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
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今盜如此
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
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
天下為桎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
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
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
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

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音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 陳人秦嘉符離

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郟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二出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初陳涉既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

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初陳王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魏周市將兵略地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克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爲趙王居信都 東陽甯君秦嘉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

下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與番盜黥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灑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灑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佗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卮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

之還擊豐不下 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乃以其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度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眾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責倍陳

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竒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

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各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角弟閒爲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引兵攻元父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

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閒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瀟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

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聞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

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王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官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是時盜賊益多

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灋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灋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佗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

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陘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鬪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畀斬咸陽市斯出獄

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立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 後九月楚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慍悍猾賊嘗攻襄城襄

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攻秦壁破其二軍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 沛公攻破東郡尉

於成武 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闕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

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栢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 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

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廩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廩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廩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之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

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却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沙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廩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印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

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過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齧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

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說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賢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

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
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
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
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 三
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
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
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
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張良
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
守齮戰犍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
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
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

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
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
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
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
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
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
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鄢
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
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
掠秦民皆喜 王離軍旣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
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
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

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音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音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灋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灋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

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汧水南彭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 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灋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

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水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

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



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
 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
 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
 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
 踰贛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資治通鑑卷第八

道鑑八

一三

全唐



